



恃才斗气

◎陶晓跃

元和年间,徐凝就有了诗名,可他偏偏淡泊功名,弄得族人轮番对他围攻。也许是迫于压力,也许是為了逃避,徐凝开启了人生的干谒之途。

他先是来到杭州,眼见开元寺的牡丹艳丽妩媚、华贵大气,便借题发挥:“此花南地知难种,惭愧僧闲用意栽。海燕解怜频睥睨,胡蜂未识更徘徊。虚生芍药徒劳妒,羞杀玫瑰不敢开。惟有数苞红萼在,含芳只待舍人来。”徐凝的用意太明显,就是想讨时任杭州刺史白居易一个好。徐凝的心思没白费,白居易读到这首诗便牢牢记住了徐凝。

徐凝游历庐山,庐山的瀑布在他内心深处激发出别样的豪情。尽管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以奇特的想象,彰显出瀑布高空突兀、巨流倾泻的磅礴气势,创造出瀑布雄奇瑰丽的艺术形象。可徐凝并没有在巨人面前却步,而是极大胆地挥毫写下《庐山瀑布》:“虚空落泉千仞直,雷奔入江不暂息。今古长如白练飞,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这首诗虽然难以超越李白诗的高度,却也多角度地展示了瀑布非凡的气势。特别是三、四两句,既在空间上将瀑布置于整座的青山,又在时间上加以拓展与延伸,算是一首声色俱美的歌咏庐山瀑布的佳作。

传说,当时的诗人张祜极为自负,以为自己的诗名足以“首冠”。郡里设宴,白居易“讽二子矛盾”,张祜站起:“我是第一。我的诗里有‘日月光先到,山河势尽来’,还有‘树影中流见,钟声两岸闻’。”徐凝则慢条斯理地应对:“你的这些诗句虽好,可就是没有我的‘千古长如白练飞,一条界破青山色’出彩。”张祜一时无话。于是,宾客为之而“尽倾”。

求取功名的路太费心智,徐凝决定回归故里。临走时,徐凝留给白居易一首诗:“一生所遇唯元白,天下无人重布衣。欲别朱门泪先尽,白头游子自身归。”诗中表达了他对元稹、白居易知遇的感激,传达出的却是布衣人生的无奈。“白头游子自身归”,不仅仅是徐凝个人的悲剧,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。诗句的背后,浸透了许多士人的泪和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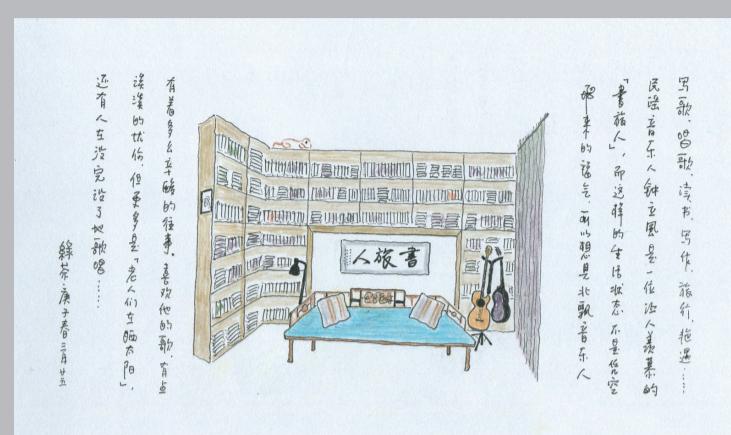
徐凝回到既往的隐居之地,摆脱了功名的烦恼,生活纯净了许多。静下心来饮酒赋诗,酒多了一分香醇,诗也多了一分轻灵。他《忆扬州》中的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,无愧千古佳句。明月“无赖”,本含有抱怨之意,可后世因惊赏这扬州明月的新奇意象,把它裁剪下来作为装点扬州无限风姿的传神警句,这时的“无赖”却又成为爱极的昵称了。

苏轼诗里“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”,似乎也能从徐凝“三分明月”“二分无赖”的奇幻设想中寻得影子。

徐凝该没什么遗憾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钟立风

歌手,写作者。



钟立风书房 民谣音乐人钟立风是一位让人羡慕的“书旅人”,而这样的生活状态不是凭空飞来的福气,北漂音乐人想来也有着许多辛酸的往事……



她们自己的文学

[美]伊莱恩·肖瓦尔特著
韩敏中译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本书讲述了19世纪至今英国女小说家的故事,重新构建了独属于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。本书不仅分析了耳熟能详的著名小说家,更是将目光投向众多湮没于文学史的女性的生活和作品。

学历之死:美国博士消亡史

[美]赫布·柴尔德里斯著 杨益译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零工经济席卷而来,冲击着大学教职的分配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大学教授的工作已经被彻底改变了——而且是更糟糕的改变。作者以自己和其他非长聘教师的亲身经历,讲述了高等教育究竟如何导向了这种令人遗憾的状态。

生活在树上:卡尔维诺传

[意]卢卡·巴拉内利著
毕艳红译
译林出版社

这是一份知识分子的传记,一本作家作品框架指南,追忆卡尔维诺的写作与人生轨迹,纪念不可磨灭的岁月记忆:卡尔维诺已离我们而去,但他的作品依旧是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日益复杂的现实的精妙工具。

雍正:天地古今惟一啸

郑小悠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本书从康熙年间的储位之争开始,分为两条线索,一条围绕着雍正帝的重要政治举措展开,设立总理事务大臣、秘密立储、摊丁入亩、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等,另一条线索则围绕着年羹尧与雍正君臣关系的演变历程。

“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”

◎曲辰

博尔赫斯晚年策划一套丛书,汇编那些曾经令他“爱不释手且极想与人分享的书”。他最终确定了六十余种,并为每一册书撰写一篇序言。这些序言后来合为一集,单独出版,书名《私人藏书:序言集》。

对于序言写作,博尔赫斯一向都很上心。除了给自己的各种集子写自序外,还给许多别人的书作过序,出过一册《序言集》以及《序言之序言》。他觉得,“在微弱多数的情况下

下,序言近似于酒会的致词或者葬礼的悼词”。当然,如果安排得当,“序言就不是祝酒词的次要形式,而是评论的一个侧面”。

《私人藏书:序言集》里的各篇序言,也可以这样理解。不过,它们似乎还有另外的侧面。因为这套私人藏书,并非按照某一传统、某一流派、哪个国家或哪个时代来选择,而是依据博尔赫斯个人的偏好,汇集对他本人来说最重要的书。面对这



顾颉刚择婿

◎闫笑

顾颉刚长女顾康媛,“年幼患病,口哑不能言”。1932年,顾颉刚欲为之做媒,属意于吴春晗(即吴晗),并试着对妻子殷履安说,“我看吴春晗君人颇诚实,又笃学,而需经济的帮助甚亟,不知他要康媛,康媛要他否?似可请冯先生一询他,再由你一询康媛。如果有几分近情,则今年暑假可招其住在我家,与康媛试作朋友。如吴君不成,则赵肖甫君何如?此二人皆诚实,可信其不至弃置;若谭其骧、朱士嘉诸君,虽知其无妻,亦知其需用钱,然不敢作此想也”,后又补充说道,“看父亲意,似‘入赘’亦无可”,言辞之间,似乎乐观其成。

尽管殷履安并非顾康媛生母,却对继女终身大事颇为审慎,不仅对顾颉刚大泼冷水,“吴春晗与赵肖甫二人,他们未必会肯。因为吴君大学快毕业,自立就在眼前,不会贪我的三千元。再赵君曾对我说过,他不要本乡的女子,现在要拣漂亮一些、有一些学问的了。在现在时代,婚姻自由,他们决不肯贪一些钱而将就订婚的”,甚至认为“康媛最好不嫁,如贫穷的子给他钱而得自立,时代新法道德观念看得轻,将来说不定要丢掉她,徒多一番苦痛。有数千元而给她自己保存以养老,这是最好的办法”。于是这门亲事就此打住。

吴春晗本来“家境甚贫”,后与袁震相恋,愈形困迫,不得已而称贷于人。1937年,吴春晗赴云南大学应聘,拉着罗尔纲到江冬秀处借款,罗尔纲原以为一百元足够了,吴春晗却“要多借二百元,留给袁震在北平应用”,江冬秀心知这是胡适的弟子,大方地如数送他了。到昆明后,吴春晗又向顾颉刚借款,顾颉刚倒慷慨,但殷履安相当反感,屡次提醒他说,“吴先生要借钱,你切不可答允多,只好应酬他二百元,恐他永无还的日子”,又说,“吴辰伯款你先可借他二百元,因他永无还的希望”。现在看来,当日的吴春晗未必“不肯贪一些钱而将就订婚的”。



些藏书,正如他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,仿佛“历览记忆的走廊和宫殿”。在此,博尔赫斯再次重复了他的名言:“让别人去夸耀写出的书好了,我则要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。”

博尔赫斯还说:“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作家,但我相信我是一个极好的读者。”博尔赫斯写过许多值得夸耀的文学作品,无疑是一位“好作家”;而读过《私人藏书:序言集》,更会对他是一位“极好的读者”深信不疑。